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續集卷八

明 錢穀 撰

俗 令節

續吳 蔡羽

冠中州冠帶服吳越遠

州士煌煌鼎台列雄劍

驕通都萬軫接姑蘇高

臺 亦聽悲且烈

31927

白紵辭　陸龜蒙

吴宫夜長宫漏短簾幙四垂燈熖煖西施自歌王自管雲紵翻翻鶴翎散促節牽繁舞腰嬾舞腰嬾王罷飲盖覆西施鳳花錦身作匡牀臂作枕朝珮瑽瑽王宴寢醒來閶門報無事子胥死後言為諱近王之臣喻王意共笑越王窮惴惴夜夜抱氷寒不睡

白紵舞紵本吴中物用以制衣故俳歌古辭甚多

耒耜經　陸龜蒙

農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鑱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壓鑱曰策額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曰犂建曰犂槃木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墢墢猶塊也起其墢者鑱也覆其墢者壁也草之生必布於墢不覆之則無以絕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圓其負鑱者曰底底初實於鑱中工謂之鼈肉底之次曰壓鑱背有二乳係於壓鑱之兩旁鑱之次曰策額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

貤然相戴自策額達於犂底縱而貫之曰箭前如程而
樛者曰轅後如柄而喬者曰梢轅有越如箭可弛張馬轅
之下又有如槽形亦如箭馬刻為級前高而後畀故曰
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者曰建建
揵也所以柅其轅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
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係以樫乎軛也
轅之後末曰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胷梢取
舟之尾止乎此也鑱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

徵楷底長四尺廣四寸評底過壓鑱二尺策減壓鑱四寸廣狹與底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槃增評尺七焉建惟稱轅修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爬渠疏之義也散墢去芟者為爬而有磟碡焉有磟碡焉自爬至磟碡皆有齒磟碡觚稜而已咸以木為之堅而重者良江南之田器盡於是吳中田器纖悉皆有名號具於是

迎春賦　　王寵

欣陽和之來馭穆上皇於東方睠山河以占氣羌朝霽而蒼蒼澹萬里之風烟靄容與而含光何芳春之下臨而膏沐之滂汪也於是皇風載夷長吏崇規刋三吳之靈境表都會於南陲山川環帶風景雍熙百花洲上春雲麗烏鵲橋邊春日遲春雲春日共交輝無數樓臺向景披紛九衢之紆直貫會城而交馳抗飛梁於螭首跨綠水之逶迤若個陌頭無擁面若個游人不解眉共傳春色天涯至爭道春光今日宜龍銜寶勝飛雙隊鳳吐

流蘇拂四垂筞緑花之歷亂紛羅葉之葳甤窮剪綴於
萬態絢丹碧之陸離玉釵弄影娉婷女紈袴樓香輕薄
兒高調遏雲而羣奏繁絃應手以逞奇莫不目眩神竦
耳觸心悲則有王孫接騎公子交嬉千金換馬尾搖絲
八寶裝鞍光照地飛鞭誤觸綺羅車敲鐙誰知臺府吏
慕鴛鴦之野偶顧鸞皇而接翅弄袖粧妍傾身佯醉冀
目成之我與又恍惚而靡逐雲開朱閣對芙蓉日射彤
簾藏翡翠芙蓉翡翠一時新總是江東絕世人動館娃

之春思慕西子之芳塵蟬鬢新傳宮掖樣雲光恰似洛
波神每嬌羞而掩態或搖曳以呈身翩翩飛燕能輕舉
嫋嫋遊神不可親默含情而未吐恨菀思以何伸祇道
春歸春意濃寧知春到春心亂嘆佳期之寂寞悲年華
之屢換朝朝躪圃愛花開夜夜蘭堂看月滿花月娟娟
能幾時榮華冉冉嗟將半信春思之飄揚亦春愁之瀰
漫年年風景倍傷春歲歲凋零無故伴於是僕本賤人
沉淪江海見沙際之春歸驚天南之歲改紫禁春光不

可攀朱顏春色那能待悵日月之易遒撫功名之安在
齊雲樓下幾逢春秖是當年原憲貧差池春羽斷黄鳥
憔悴春衣懸紫鶉吁嗟乎弱栁絲絲拂建章宫花朶朶
艷長楊人生不及春花栁長得天池繞鳯皇
迎春日啖春餅春糕競看土牛集於卧龍街老稚走
空里
上元紀吴下節物俳諧體三十二韻
范成大

斗野豐年屢吳臺樂事幷酒壚先疊鼓歲後即旗亭先擊鼓不已以迎節意燈市早投瓊臘月即有燈市奇珍者數人醵買之相與呼盧彩勝者得燈價喜膏油賤祥占雨雪晴篔簹仙子洞坊巷以連枝竹縛成洞門多處數十重菡萏化人城蓮花燈最多橋炬疑龍見舟人接竹桅橋之表置一燈望之如星橋星訝鵲成橋燈小家厖獨踞犬燈高閈鹿雙撐鹿燈屏展輝雲母琉璃屏風簾垂晃水精琉璃簾萬窗花眼密萬眼燈以碎羅紅白相間砌成工夫妙天下多至萬眼千隙玉虹明琉璃毬燈每一隙映成一花亦妙天下薝蔔丹房桂梔子燈蒲蔔綠蔓縈蒲蔔燈方縑繙史冊生絹糊方燈畫史冊故事圖人

喜看圓魄綴門衡月燈擲燭騰空穩小毬燈時擲空中推毬滚地輕
大滚燈映光魚隱見琉璃壺瓶貯水養魚以燈映之轉影騎縱橫馬騎燈輕
薄行歌遇顛狂社舞呈民間鼓樂謂之社火不可悉記大抵以滑稽取笑村田
蓑笠野村田樂街市管絃清街市細樂里巷分題句每里門作長燈題好
句其上官曹別扁名官府名額多以絹或琉璃照映旱船遥似泛夾道陸行為競
渡之樂謂之划旱船水儡近如生水戲照以燈鉗赭裝牢戶獄燈嘲嗤繪
樂棚山棚多畫一時可嘲誚之人堵觀瑤席隘喝道綺羅爭禁鑰通
三鼓歸鞭任五更蠶桑春繭勸春繭自臘月即入食次所以為蠶事之兆花

蝶夜蛾迎戴大白鷲花無貴賤悉戴之亦以迎春物也皃子描丹筆畫紅鴨子相餽遺

鵝毛剪雪英剪鵝毛為雪花與夜蛾並戴寶糖珍粔籹餳指吳中謂之寶糖粔特為脆美

烏賊美飴餳烏賊糖即白餳俗言能去烏賊撚粉團欒意團子熬稃

膈膊聲炒糯穀以卜俗名孛婁北人號糯米花筳篿巫志怪香火婢輸誠

俗謂正月百草靈故帚葦針箕之屬皆卜馬多婢子之輩為之箒卜拖裙驗㡇帚繫裙以卜名掃

帚箕詩落筆驚即古紫姑今謂之大仙俗名筲箕仙微如針屬尾以針姑卜伺其

尾相屬為賤及葦分莖葦莖分合為兆名針姑卜名葦姑末俗難訶止佳辰

且放行此時紛僕馬有客靜柴荆幸甚歸長鋏居然照

短槳生涯惟病骨節物尚鄉情捃摭成俳體咨詢逮里
氓誰修吳地志聊以助譏評

吳燈兩品最高

鏤氷影裏百千光剪綵毬中一萬窗不可齊人誇管晏
吳中風景竟難雙

臘月村田樂府十首 幷序

予歸石湖往來田家得歲暮十事採其語各賦一詩
以識土風號村田樂府其一冬舂行臘月舂米為一

歲計多聚杵臼臘中畢事藏之土瓦倉中經年不壞
謂之冬舂米其二燈市行風俗尤競上元一月前已賣
燈謂之燈市價貴者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
燈市其三祭竈詞臘月二十四夜祀竈其説謂竈神
翌日朝天白一歲事故前期禱之其四口數粥行二
十五日煮赤豆作糜暮夜合家同饗云能辟瘟氣雖
遠出未歸者亦留貯口分至襁褓小兒及僮僕皆預
故名口數粥豆粥本正月望日祭門故事流傳為此

其五爆竹行此他郡所同而吳中特甚惡鬼葢畏此聲古以歲朝而吳以二十五夜其六燒火盆行爆竹之夕人家各又於門首爇薪滿盆無貧賤皆爾謂之相煖熱其七照田蠶詞與燒火盆同日村落則以禿帚若麻藍竹枝輩爇火炬縛長竿之杪以照田爛然遍野以祈絲穀其八分歲詞除夜祭其先竣事長幼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其九賣癡獃詞分歲罷小兒遶街呼叫云賣汝癡賣汝獃世傳吳人多獃故兒

輩諱之欲賈其餘益可笑其十打灰堆詞除夜將曉
雞且鳴婢獲持杖擊糞壤致詞以祈利市謂打灰堆
此本彭蠡湖洪君廟中如願故事惟吳下至今不廢
云

冬舂行

臘中儲蓄百事利第一先舂年計米羣呼步碓滿門
庭連杵成風雷動地篩勻箕健無粞糠百斛只費三
日忙齊頭圓潔箭子長隔籬輝日雪生光土倉瓦龕

分盖藏不蠹不腐常新香去年薄收飯不足今年頓
頓炊白玉春耕有種夏有糧接到明年秋刈熟隣叟
來觀還嘆嗟貧人一飯不可賖官租私債紛如麻有
米冬春能幾家

燈市行

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
已向街頭作燈市叠玉千絲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
兩品爭先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春風兒童種麥荷鋤倦

偷閒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
灾傷不及十之三歳寒民氣如春酣農家亦幸豐年少
始覺城中燈市好

祭竈詞

古傳臘月二十四竈君朝天欲言事雲車風馬小留連
家有杯盤豐典祀猪頭爛熟雙魚鮮豆砂甘鬆粉餌圓
男兒酌獻女兒避酹酒燒錢竈君喜婢子爭鬬君莫聞
猫狗觸穢君莫嗔送君醉飽登天門杓長杓短勿復云

歲朝爆竹傳自昔吳儂正用前五日食殘豆粥掃罷塵
截筒五尺煨以薪節間汗流火力透健僕取將仍疾走
肥兒却立避其鋒當街𨍭地雷霆吼一聲兩聲百鬼驚
三聲四聲鬼巢傾十聲百聲神道寧八方上下皆和平
却拾焦頭疊牀底猶有餘威可驅厲屛除藥裹添酒杯
盡日嬉游夜濃睡

燒火盆行

春前五日初更後排門燃火如晴晝大家薪乾勝豆䵺

小家帶葉燒生柴青烟滿城天半白棲烏驚飛啼格磔
兒孫團坐雞犬忙隣曲歡笑遙相望黄宮氣應纔兩月
歲陰猶驕風栗烈將迎陽艷作好春政要火盆生煖熱

照田蠶行

鄉村臘月二十五長竿燃炬照南畝近似雲開森列星
遠如風起飄流螢今春雨雹繭絲少秋日雷鳴稻堆小
儂家今夜火最明的知新歲田蠶好夜闌風焰西復東
此占最吉餘難同不惟桑賤穀芃芃仍前学麻無節菜

無蟲

分歲詞

質明奉祠今古同吳儂用昏蓋土風禮成席徹夜未艾飲福之餘即分歲地爐火煖蒼朮香飣盤餌果如蜂房就中脆餳專節物四座齒頰鏘冰霜小兒但喜新年至頭角長成添意氣老翁把杯心茫然增年翻是減吾年荊釵勸酒仍祝願願翁尊前且强健君看今歲舊交親大有人無此杯分老翁飲罷笑撚鬚明朝重來醉屠蘇

賣癡獃詞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滞鈍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獃召人買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揶揄櫟翁塊坐重簷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獃千百年

打灰堆詞

除夜將闌曉星爛糞掃堆頭打如願杖敲灰起飛撲籬不嫌灰涴新節衣老媪當前再三祝只要我家常富足

輕舟作商重船歸大犉引犢雞哺兒野繭可繅麥兩歧
短衲換著長衫衣當年婢子挽不住有耳猶能聞我語
但我如願不汝呼一任汝歸彭蠡湖

祀竈解　　陸龜蒙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於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竈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説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

過作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己不忘樂以和心室闈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哉苟行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飾詐崇奸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福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

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以為天帝乎

除夜雜詠　楊循吉

歲除當此夜灑掃事怱怱井上皆封草門前盡畫弓祠堂神影挂客座佛筵崇撤豆禱兒疾存炊忌釜空辟瘟燒木熛承俗燎柴紅啟篋新衣振除塵舊室攻買餳迎竈帝酌水祀床公春帖題鄉究年書誦學童插籩皆柏葉戲火有梨筒殘歷收年盡深缸洗臘終市鬧驕物貴隣里餽糕通未識他州節於斯異與同

重建瞻儀堂記

陳振

莆陽陳侯之治吳也振受廛屬縣一再詣黃堂上謁侯與之為禮且辱臨其容舍從容坐語而命之曰郡稍闢瞻儀堂既成而未有以識吾將以簡授子何如振竦然曰合郡名勝士如林不可盖走非其人也敢辭侯不可振又曰走不佞未嘗學為古文金石非古文懼不能以傳信敢固辭侯不可於是蹴踖承命退求諸掌故訂其事加祓飾秉翰而書之初瞻儀之建實紹興歲辛巳郡

陽洪公即郡治西北結屋三間萃前後郡太守像圖之
宮堵揭而名焉參政文穆范公秩時財八品家食於吳
洪公特命重為之記後五十有二年侯自浙西部刺史
擢領府事暇日登堂指計洪公以上百有二人距侯又
三分其一盖以八之數覽觀左右念接武殊未艾也而
位置鱗次餘地可續錄越明年度材庀工翼以兩廡中
締新堂附益之列肖貌來者有容其外刻木為櫺以謹
呵護縣梁几以嚴香火奉祠二月甲戌經始九月戊申

訖工蓋凡瞻儀顛末之緒曁圖像之改作如此竊嘗妄
論昔之君子建牙授任用千里之國盛心美意有所設
張不皆保其往也歲遷年運將遂湮微當是時一君子
者振而起之譬諸物剝遇陽之復而後造化生生而不
窮顧以智自矜者恥襲人後大抵有不屑爲至材力弗
贍急符蜂午漏刻思捄過則人雖勉之爲亦奚暇以爲
哉今侯殿大邦以勤濟敏日無留事材與力固踰人遠
甚而能不矜其智廣視斯堂嗣鄱陽之功俾勿墜精識

弘度豈直尋常土木甃庭塗勤樸斵鮮漫漶而已也按太平興國初吳越錢忠懿王奉其版籍上諸職方氏令牧守題名昉自至道陳公公字善則三子兩登輔佐其後更入政而後文正范公又入政康靖越公繼之至建中靖國而御史豐公實來文正自邠徙吳吳盍公鄉郡公道德勛烈載在國史為鉅宋一代宗臣康靖服事三朝樂易寬博先正以謂合於易之丈人詩書之老成而心休休焉者御史抗論連斥巨奸辨元祐垂簾誣謗風

烈侃侃迄今凜有生氣雖剖符懐綬為時名卿者未易殫舉然緬昔人而儀其大節宜無尚於三公者侯文懿少師公之子篤學有文拜大理丞寓直中秘由是而躋升顯美見之行事決不泯没若夫投筆而歎名節阿附而比四凶談禮義而擯忠賢性非不善也而去之為不善非利欲有以汨其中乎侯一寓目焉丹青繪事莫能揜也故因侯命掇拾前記之遺以復於侯而諗其書之可否侯曰可哉遂刊諸石嘉定六年癸酉閏月承議郎

陳振記并書

瞻儀堂見前集嘉定六年陳芾併撤堂後逍遥閣廣
而新之寶祐五年趙與篋重建端平三年張嗣古奉安
韋應物王仲舒白居易劉禹錫范仲淹五賢像于内

齊雲樓記　　周南老

齊雲樓即飛雲樓也在子城州治後今城樓三面為譙
樓西為觀風又名望市齊雲直子城北豈摘古人西北
高樓之詩以名之歟先是韋應物詩稱郡閣白樂天始

之場是樂天已不詳為吳之故宮矣葢世事綿邈文獻不足雖則陵谷之變遷不可得而識者多矣獨宮室也乎哉今故城舊址其傳疑而齊雲得名近則因樂天之詩而有証愚然後知斯文之可以行遠而不可已也夫人處乎郛郭之中而日接乎囂埃之隘則雖游化人之城而不能以自知今登斯樓而俯眺則帶山縈澤所謂十萬家之夥朱甍碧瓦菀乎參差若鱗次而鋪陳之者亦足以見吳郡之大與夫中興百年涵養休息之澤矣

大德初元歲在丁酉太守某郡某人來治吳之二年顧玆樓頹圮弗治乃命修之以工計自去歲十月迄於夏六月凡二百餘日以丹堊甃石計費為二萬餘以鈔計凡五百餘侯既出其帑藏為倡郡之好事者咸助焉鳥翼翬飛棟宇丹碧建椽甃砌角立鱗比視前觀有光落成侯乃諗於衆曰玆樓之設肇自有唐劉禹錫韋應物出守元和間號為風流觴咏其間以其品題也故玆樓之風物播於天下瞭然與岳陽落星同美然以景言之

近則槐市柳橋車輪馬跡市聲滾滾終日不息遠則西山諸祠層巒深谿白雲孤飛清晝如畫而其為勝槩意者非有劉禹錫白樂天之品題亦不泯也今之牧守簿書期會日擾擾不給其能如侯興廢補弊以遇江山勝概雍容談笑放浪於風塵之外能幾人哉不但茲樓之可記也然因茲樓之勝併記其美以傳後之人則不可辭衆曰然遂以為之記

齊雲樓在郡治後子城上相傳即古月華樓也吳地

八大字昭回下飾吳人以為榮臣不佞敢敬奉春雨二字冠斯堂以揚寵光以撣德意以丕迪聖訓惟陛下裁幸上覽疏可其奏錫以宸奎使得揭扁於戲祉哉謹按吳郡志郡治後圃有北池韋白之所賦咏一名後池池光亭在其北紹興十七年守鄭滋重建然則尚矣三十一年洪公遵葺之距重建未久也而多歷年至今始撤而新之若有待池光舊名莫考所從始淳熙中涑水司馬家孫曾至則以嫌故借木蘭以名池之東木蘭固在

其何可復出厥令度宏規成廣厦崇聖翰標嘉名春雨一堂遂為吳中鉅麗之觀益非偶然者其庀役也因舊址厚培而勢若負山倚屏然堂高三十二尺橫從視之淵如曠如四面皆架軒三間展如昭如南俯大池浮水觀以受荷薰北與齊雲相值如闞穹如膴如上棟下宇五間起乎中央數贏五十尺焉人莫不曰偉哉堂也堂名我不敢私雲章天筆賁如濡如豈直以夸榮耀聳觀瞻而已自公退食言登斯堂因名而思義愛民澤物之

念油然以生充而大之仁不可勝用矣仁之於四端猶
四德之元四時之春偏言之主一事專言之包四者故
春者春之生夏者春之長秋者春之成冬者春之藏何
莫非春也乾坤之有六子動散潤晅止說互為之用雲行
雨施乃獨見於乾而所為元者非春乎君天也乾也四
時之行六子之運則臣也天朝選建岳牧臣子對揚休
命均此臣也公既以自任又以規將來堂之名旨哉公天
資髙淵綜覧廣博天子以為烈考是以治吳有美政選

表而入且踐台斗矣屬時以實塞為急吳中薦饑遂命
公奉使典州公再至能為人作豐年以其飽邊兵而活
都民天子嘉之茲堂所謂見吾善者機也公歸參化鈞
穆天繹家有膏雨户有陽春又將為天下誦之冬十月
朝奉郎應繇記

春雨堂在後池北初池光亭圮淳祐二年重建堂成
史宅之乃以理宗書額揭之以侈君賜

通判西廳記　　王遂

平江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最高處宜隆而污宜豁而拘宜整齊嚴肅而雜處閭閻甚不稱夫通都輔郡之體治中別駕之居翁君過遂言曰余佐郡一年矣而假室廬於人其何以尊君命而寧親心且堂扁題以淳熙十六年東偏則次年施君邁之所營歲月非不深而事力微矣會將斤而丈之舍舊而圖其新能無懼余力之不任乎遂矍然而起曰君之及此言吾郡之福也乃與提舉趙公崇暉總領吳公淵桂公如琥合六縣之長鳩材

以給令居於此建官府而臨庶民坐堂皇而理百事於以出入王命經理兵事不亦偉歟入侍潘輿怡怡衎衎有雋不疑范滂所不能及者豈非天下之至樂乎抑吏退賓閒舉酒屬客拍手而歌吳趨以訪闔閭之舊游尋龜蒙之遺跡其樂有人不與知而已獨知之者又非言語之所能及也乃為之書君名逢龍字際可甬東人號龜翁登嘉定丁丑第詩思清越出大歷貞元畦逕之表而長於吏才費之大小役之遠近不書余之為此者非

但喜茲屋之成又以幸斯文之得所托也嘉熙改元七
月丙辰朝奉大夫煥章閣待制知平江軍府事兼管内
勸農使節制許浦水軍賜紫金魚袋王遂記
通判西廳在子城西南隅城隍廟後淳熙十六年施
邁始立石題名嘉熙初翁逢龍重修逢龍又有足清
堂種書堂詩不詳所在景定五年趙與鑑撰續題名
記淳祐三年謝堂作屛星堂吳潒撰記城上有小樓
見西山名湧翠

平江府僉判廳勤繼堂記　石如壎

皇帝龍飛改元春官收郡國賢能永嘉木公待問以大魁授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以乾道元年九月二十有四日庚午至皇帝在位四禩矣眘治道之方興想中原之未復以為未有不先内修而遽能外振者於是絀懦柔斥媕婀諏民瘼革政疵本農桑懷歸附繕戎械肅邊徼剗文務實崇厚黜浮無遠近小大莫不改慮易圖趨上意之攸向木公拊掾而歎曰求治在朝應治

在州一州不治也實虧天下治太守總州治之畧而已
别駕貳州治之畧而已六曹有參邑有令丞簿尉復各
自治其職而已匪守匪倅而守倅以之簡匪曹匪邑而
曹邑以之諧此僉書之所以不可廢虧其間也歟是州
令股肱郡吾其敢易廳事之西有堂可以燕可以息可以
思可以為則名之曰勤繼蓋取古聖賢勤則有繼之義
也求法書於郡人栝蒼太守范成大而題之且謂仲尼
没吾道中否無為之説滿天下而勤為鄙天下不見唐

虞三代之治者知有無為而不知有勤也舜以無為贊
舜之無為者聞其有臣五人而後天下治不聞其無臣
而天下自治也吾聞其恭已正南面而已矣不聞其已
之不恭已而南面之不正也五臣各得其職而又已之
必恭南面之必正舜有一日之不勤哉舜不如是不能
無為而治也杜元凱曰勤則功繼之人臣之功莫大於
禹稷禹乘四載隨山刊木禹無為乎黍稷重穋稙稺菽
麥稷無為乎禹稷不能以無為事舜後之人君臣俱欲

無爲非奸則諛夫何修名之能立也木公胷中之蘊將至萬國昇平豈適爲州設耶寓名斯堂則不小乎州而弗爲也不小乎州者且何大於天下粤明年五月召去如壎以散才承之偶屬後塵時太守則惟吳興沈公介精白惠綏不可以弗勤事也外臺在郡使者實令太守直閤會稽姚公憲風規振肅尤不敢弗勤令憲使者司諫丹邱陳公良翰踞閫道直凡州縣屬惟恐勤之弗至二年之内出親吏師之儀退味繼勤之旨雞鳴而興功

非所幾也在易蹇之六二者敢不以之顧將及瓜矣而大魁同郡蕭公國梁實來是固嘗茂明勤而舜俞之者也居斯堂也事斯上官也是殆相須以行乎禹稷之道者也是殆相須以禮樂斯民者也且何州之弗治天下之州皆有是吾無外輕之憂矣補偏救弊區區中興之策奚為哉維四年龍游困敦辰在析木之津二十有二日庚戌吉長樂石如壎記虎林之農林東書

僉判廳在儀門西舊名都廳淳熙十三年重建廳西

有勤繼堂

重修觀察推官廳記　　李卞

平江觀察推官廳故在子城之南隅去郡庭纔數十步早暮入幕為良便淳熙間有去官者代未即至庾臺圖假以處幕屬久而不歸遂以麗譙南廢缺酒庫為治所即今廨也有屋數間介於民居敗椽破壁支柱交午每大風雨則岌岌然若將壓焉累政相仍弗果葺呂君蒞事之三月慨然曰郡從事為令從八品官雖卑郡政無

大小皆與閙焉異時由此登顯途者項背相望而所居
庳陋若此非所以稱幕府待賔僚之意縱未能撤而新
之獨不可為之以漸乎乃相地之宜即廳事之左闢屋
數椽窻户疏達四座顯敞繚以修竹為燕坐之所然後
為壁為廡下至庖圊皆以次畢具經始於癸亥之末夏
訖工於首冬凡為屋十有四間基堅材良不侈不陋視
前日子城故廨規橅遠甚君將代去求文以記歲月下
竊聞昔之叔孫婼羈於晉其所館雖一日必葺去如始

至況在官乎今之仕者多安於苟且重於改為視官舍如傳舍翫愒因循既幸其滿始飾胥徒旋加丹堊以遺來者棟宇之摧腐庭戶之湫隘謾不加省視婼有愧矣呂君來未煖席方僕僕奔走應簿書期會剔抉蠹弊以贊郡綱乃能謀其室於從容談笑間井井而辦客至則杯酒相屬吏退則書史自娛受職三載而遺後人以安嗚呼可以觀政矣故樂為之書呂公名伯閭字正之申公五世孫也開禧丙寅夏五月壬辰朝奉大夫新權發

遣安慶軍府兼管内勸農營田屯田事借紫李卞記右
記官無崇卑居之者必有以記其到罷之歲月其來尚
矣平江為藩輔觀察推官為幕屬中興今逾百年獨無
紀載不其缺歟

觀察推官廳祥符圖經云在州衙門内西後遷子城
南紹興間于平橋南舊酒庫改為之嘉定三年吕伯
闓重修紹定二年吕祖态撰題名記

府院簡孚堂記　　陳之茂

平江錄事參軍吳明可作堂於廳事之西友人陳之茂一日過之愛其闃然幽深與公齋不類明可徐謂曰僕猥以不肖典茲獄市嘗以人命至重大懼不明以抵累於非辜究懐怵惕夙夜靡敢自安茲堂之作非晏樂是圖蓋將為訊鞫論囚之便焉客有取周書五辭簡孚之説以名者願得子一言之茂矍然起而前曰嘻明可不茍於其官如此哉夫君子之任無大小舉得以忠恕仁厚施諸人而功甚速者莫如獄然巽懦不事諉可否於

吏吏因緣邀賕執爰書椐摭微細考一連十歆歲月不報否則觀勢利所鄉肆請託之私為豪猾橐槖而羸弱寒窶卒以纖芥文致不減辜而强敏可喜往往舞智苛察鍥薄憯刻務以威猛立名烏乎獄君子所盡心也使持法者一有是則刑失其平而銜恨蒙冤無所赴訴寧忍之乎是以哀矜欽慎巨細坐折皆得其實等惟寬平之歸則食息俯仰庶幾無愧屋漏明可學通世務介而有守居官以來 明允篤實之譽隱然在人則斯堂之義

辟置醴幕趣代不容緩辭余以續記為請余竊觀今之仕者其迹如寄於其職分所當為者往往漫不之察既去若素不曾到又何暇此為哉予與吳君昆弟交久矣素知其家學有守相繼登上科又能發明外氏龍川文藝公之學同志皆推之予來假守得君為寮助我多矣君雖初筮其諳究官業如素然而職掌版籍之外郡日受戶婚之訟皆賴以決犂然當乎人心余恨挽之不可得情之依依尤甚也觀君之所存未易涯涘然猶拳拳

於此記者盖不以獨善為喜又將以詒來者辟𡈽故有記他不復贅言姑道吳君之志云淳祐十年七月朔郡守天台鄭霖記

司户廳在府院西慶元二年重建廳西小圃有蔚花池采香徑秀芳亭飛雲閣廳東有小山亭曰小蓬瀛池北有長嘯堂皆建人袁申儒所葺治并撰題名記

濟民藥局記　　吳淵

淵猶及見先生長者談乾淳間事其言曰聖朝體列聖

好生之德每以民命為重一念懇惻無所不用其至乃至濟藥療病亦加宸慮一日忽遣中使宣索太平局龍虎丹既進御命捐其價十之九蓋聖意謂親嘗則主者不敢苟直廉則貧者易以得焉乎神農氏日試百藥周官醫師掌醫之政令自十全以至十失必次第而躬行誅賞實此意也近世天下郡國臺府開設廣惠局以便民服餌皆所以廣此意也姑蘇城大人衆余領郡適有春疫亟幸郡醫之良分比閭而治某人某坊某人某里

家至户到悉給以藥寠而無力者則予錢粟疾不可為者復與周身之具由二月至七月其得不夭者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念倉卒取藥於市既非其真非惟不真且不可以繼乃創濟民一局為屋三十有五楹炮澤之所修和之地監臨之司庫廩庖湢鑪磑咢臼翼然井然罔不畢具總夫匠木石之費錢以緡計者七千八百四十五米以石計者三百二十三既落成復以二萬緡實之為市材費凡川廣水陸之産金石草木之品無珍不

致無遠不取冀有益於人故真其劑弗求贏於官故輕
其值料置豐盈薌味芳烈較市衔玉賈石者相去不啻
萬萬列肆闤闠過者懽喜他日設遇流行之灾四時之
沴則分醫以療捐藥以濟其為吳門之利蓋未有已也
恭惟聖天子仁同阜陵視四海之癢痾疾痛如在一體
淵幸叨選擇出守是邦求牧與芻不敢不勉此局之設
蓋亦所以推廣德意萬分之一云紹定四年八月奉議
郎直煥章閣知平江軍府事就除浙西提刑吳淵記

是居養安濟院興焉建炎厄兵火遺踪故址所向無存
父母雖淪亡恩洽膚髓粤百世而德不泯中吳囊括千
里拱日畿連江澤土膏而民夥自中興以來仁風四洽
列戶者今廿餘萬守臣率用當世偉人淳熙乙未秋八
月直徽猷閣陳公峴自東浙轉運判官秉麾來鎮檢抳
奸欺撫摩疲弱吏畏敏强民懐靖寬境野熙盈無夜吠
之警謹條節尚風化索民之隱得居養安濟事即象院
基之舊而勇為之經始於二月己丑落成於九月甲午

官為備費民不知役為屋六十有五為楹三百有十為室三十長廊還礎對關列序集癃老之無子妻婦人無夫親者分處之幼失怙恃皆得舍焉籍官民疇千六百六十畝募民以耕歲得米七百石有奇旁著三廩浚二井庖舍蔬閣食用寓具舉無一遺又立僧坊主其供病給醫藥死給櫘櫝入叢塚以葬民胥歎仰道路歌祝公賢明篤厚有志天下士至於減苗斛之耗蠲賦賞之負嚴屠牛禁網捕葺漏澤之費增土以葬骨其所施類如

此昔黃霸治穎川為政尤異至使郵亭鄉官皆畜雞豚贍助鰥寡貧窮棺其無葬與其無祭竟以治行入為丞相公之政卹孤賑乏養生送死視穎川尤有異矣邦人咸曰是不可不書瑢一廛梓里得事之始末最詳敢書其實後此者無私壟惠利而苟安之則公之心也吳邑大夫曰黃君直中長洲大夫曰李君機繼之以呂君存中俱佐事而協成者淳熙三年十月癸酉宣教郎充兩浙西路提舉常平茶鹽司幹辦公事浚儀盧瑢記幷書

居養安濟院在社稷壇東建炎以來廢淳熙三年陳峴重建

安養院記

陳耆卿

安養院在州鈐廳後舊曰醫院寶慶中改今名安養院尚書郎林公之使浙右也決而和威而愛罪自死以下周慮熟讞不得其情不止焉既而曰死於刑吾不忍而有死於病者若之何忍之於是安養院成郡府院四獄之以病告者而治其醫之政令大槩屋百礎田三頃飲

食臥藉熏燎之物靡不具護視典領臨督之人靡不力
貯藏須給澂熇之法靡不臧簡良材萃名方以授大小
醫而精煉治之因氣畧不舒識之歷歷至因亦至旣至
醫拯療如法洎愈囚與歷歸爭喜曰吾病憂死爾遇公
令得不死果死可無憾况生乎且吾昔之病未若今之
病之愈之速也果死信無憾也或曰囚有罪者也果死
死有罪者也醫有罪使不死豈過歟予曰不然均是民
也均是耳目肢體也其罪至死者法也欲生之者吾心

也縱不可生當死於法而不當死於病也或罪不至死而亦死於病官實使之也夫不能生其所可死而至於死其所可生是假獄以穽也如公之心惟見其可生不見可死視其有罪也猶其有疾也則視其有疾而欲生之尤甚於有罪而欲生之之亟也洪惟皇上御極以來天覆春育尤拳拳岸獄事乃四月制下飭監司郡守以審充縷縷三百言公未讀訓詞蚤知德意院之成今已一歲成而不隧可百世蓋好生之君與宅生之刺史相

胳合如此令而後囹固無憾公亦無憾也哉公名介紹熙名御史之子御史按行東浙有異績先後輝映其克清謹庶獄有自來云寶慶二年八月天台陳耆卿記

安養院在州鈐廳後舊曰醫院提舉林介建改稱

廣惠坊記　　　　吴淵

淵不肖少聞先君子之訓曰先儒有云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又云自一命已上苟有志於及物於人必有所濟此吾之所以終身拳拳服膺而勿失者也書

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孟子曰思天下之民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所志也小子識之淵入耳注心三十年於此矣故自領一簿宰一邑以至貳一州佐一臺未嘗不日思先君子言求所以及物濟斯民者乃庚寅之冬被命守姑蘇道過吳江橋下因延見所部吏艤舟焉時夜雪凝栗霜風凜冽襲裘不知其為溫附火不知其為炎於是惻然動心進左右而問之曰爾邦城大民夥鰥寡孤獨癃老癈疾顛連而無

告者其多乎曰然郡有廬以聚之有廩以食之乎曰否
因獨念言窮州陋縣猶有所謂居養安濟之所吳門爽
三輔多名守富課租不𦗴有此缺典既領印即括夫田
之没入于王官者廢絶於緇黄者未足則以公財市民
之膏腴者寸積尺累厥數既登乃卜地鳩材為屋七十
程總土木夫役費錢緡九千六百八十米石三百一十
七既成扁曰廣惠坊廳堂𢈔如廊廡翼如男子婦人各
有位置倉廩庖湢井臼牀几鼎鬲備具無一乏之缺適然

而疾病者又別室以居之大者人日粟一升半錢三十
有三小者半之米則三殺其一焉夏有湯沐冬有裘纊
病有藥死有櫘額以二百人為率亡者得續此其大畧
也竊嘗考祖宗時在京有四福田院外郡有居養安濟
院當時奉行惟謹甚者至有設帟帳具酒食其所全活
不可勝紀深仁厚澤與天同普此國家運祚之所以久
長州縣長吏之所當遵守而廣惠坊之所由以作也後
之人與我同志尚思先儒之言益而侈之是亦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所學之一端云若夫租入多寡别石具載兹故不書紹定四年八月既望吳淵記

廣惠坊在魚行橋東紹定四年郡吳淵記

提幹廳重建超然堂記　趙希邁

水心葉先生負天下重名淳熙十年官浙右提點刑獄幕士爭宗師川赴谷應暇時賦詩超然堂上庭下檜雙榦又手自種植從是堂名四播而草木聲價隨重矣先生前建堂纔八年後二十二年山陰陸君子虞嘗經理

葺治距今又二十二年風毀日剝摧破弗支後人撐持苟延歲月庭檜翁蔚恠梢穿簷亦莫事修翦超然堂名在而已秦溪林公介從庚節易繡斧數月四明趙君時侑來幕下主和而賓敬政肅而事省一日詣曹從容以新堂請林公喜從曰吾志久矣亟命吏市良材隣郡且屬君務偉舊觀給工料度不計也越月堂成後堂復剏屋曰晝永東西偏各有新書房曰盡心曰一經移巨檜一株與先生手植檜闌楯對峙蔽以花柳翼以牆垣觀

者目駭心動而超然堂名迹始相稱君屬希邁曰子游先生門最久又辱林公知識顛末非子事乎夫聽宮室之圮壞不事改作者常人所安也至於承廢處陋求作新而卒莫遂者志士所未滿也豈作新一念與茍安者同哉蓋力之勤惰在人而事之興廢在時時副人則可人勝時則不可超然欹傾非一日作新者又不知幾人時或尼之人力難至何益也君於林公一相晤語而新堂之志頓遂得非時在林公而君之人力因者乎始吳

人宗文正范公學後和靖尹公讀書虎邱山士亦知慕向至先生以良冶端範陶甄學者於是人所鋪張皆正嚮真脈而吳之士乃盛林公方弭節首命僚屬拜文正祠未幾祀和靖且饋存其孫子昔先生淑教地又拓新之林公謹於率履盡在此不在彼也君林公門人超然既新而無復前日之卑隘淺陋于焉持蹈于焉辨書而敢以游觀答其長乎堂南浚井寒冽可食檜陰覆其上君命曰雙檜泉尊慕往哲之心益不自懈也書得隱歟

寶慶三年八月朔儒林郎平江府嘉定縣尉東甌趙希邁記希邁一作布迈

超然堂在幹辦公事廳之東廳後淳熙十年葉適在任賦詩開禧初陸子虡葺之及刱題名記寶慶三年趙時侑再新之趙布迈記

常平司幹廳東齋記　李知退

繇浙水而西其郡八内拱行都如漢三輔澄按之權視他賦為重提舉常平茶鹽治吳中列屬為二隸常平者

視鹺茗為尤重使者總其綱而勾校纖瑣以身任勞則其屬之責也晨入幕府文書盈几帑廩之藏稽其盈虛而鰥寡孤獨恐不得養也户婚力役聽其辨訟而是非曲直恐不得其平也陂澤之利何者當興者然乎否也勞其至矣而其退也必有藏修游息之地耆精神舒心目安形體乃可以應方來之事常平之屬其廨宇雖略備乃未有一室以便其私此非缺歟紹定庚寅季冬之月予承致中既服官次計月廩之入頗取其盈銖纍而

寸積之明年四月得緡錢若干鳩工度材即廳事之北闢地為屋二楹而以東齋名之以書來曰寬虛明而研几可設矣戶牖通而風月可延矣室寬潔而賓友可接矣其於晝精神舒心目安形體令得其宜矣兄其為我記之予每嘆今之從政者溺志淺近顧影岌岌秩滿而舉了格掉臂去爾託宿蘧廬雖巖牆之立不暇顧補苴罅漏尚或難之其肯闢地建屋以遺後人乎篋櫝之未豐田園之未備第宅之未立是吾之憂甚者豪奪巧取

而其甚以他木易屋之良材者有之其不撤而為薪亦云幸矣其肯捐私材以營公宇乎致中為人所難非律身以廉視公如私安能辦此然名齋之義尚有可言曰齋心曰齋莊中正曰齋戒沐浴曰齋明盛服齋之為義其嚴如此令揭名東齋居其齋思其名則齋之建也非專以逸其身也非專以燕閒之地也服勞乃可以居逸職業之修乃可燕閒之適警戒策勵常若嚴師畏友之在前必無荒怠逸豫以昏吾志也必無便僻側媚以奪

吾守也非心邪念潛消於未發之先大公至正流行於泛應之際推是心也以之參天地贊化育可也豈但一屬官稱職而已予不敢以語他人獨以告吾弟致中勉之哉若夫公事既畢吏散庭空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好天良夜樽酒論文其樂無涯他日書來盍為我言之六月庚申承議郎新差鎮江府推官貨務都茶湯李知退

東齋在提舉常平茶鹽司内

平江路新建惠藥局記

湯彌昌

人物並生天地間人之所以繇身而穀腹飽肉而食鮮以為生生之資者取諸物而悉備至於陰陽之變暑寒晦明之感或節宣不時而致疾則又産靈藥以療之天之惠爾民也至矣古昔聖人代天司牧胞與推念休戚由己亦既教之樹藝佃漁以養其生且惟疾之憂思有以扶持安全之成周醫師設官凡邦之有病者咸造焉分授病醫之屬俾療以草木虫石穀之五藥而稽其十

全之功是以國無疵癘民不夭折子民之人如天之惠也聖朝以仁得天下嘉惠黎民纖悉周密大德己亥詔路府設惠民藥局官給鈔本散諸藥市月取其息以資制劑責任守長提其綱擇良醫主之歲一更代法誠良意誠美矣吳郡為大藩府生齒滋繁謁醫者無虛日初闤市有故酒樓嘗以為行用鈔庫已而庫他徙遂葺斯樓為之延祐三年春郡奉命增設用庫有司請仍舊貫而局設於醫學卑陋逼仄製藥無所總管必巴實正議

惕然曰以大府而一局弗克建其何以嚴醫事而稱隆
旨始議改作諗諸同僚諏諸幕屬議克協得頒春亭廢
址於麗譙東南十步地居巽維氣鍾溫厚卜者曰吉庀
礫既夷厥基隆然總管首捐俸為一郡僚屬倡下委錄
事孫良佐董役俾主局顧其施其經營之構美材傭良
工經始于四年七月迨良月落成高門北向重屋後峙
各四楹堅壯完美高朗爽塏官不糜帑民不知役一旦
龍角驤舉翬翼飛騫卓為一郡壯觀甚盛舉也欽惟聖

天子體乾元之仁溥安民之惠命良二千石殫心赤子而圖其安吳郡得賢侯布宣上恩汲汲惟民病之是瘳局成而惠無窮矣然侯之為政豈鄭子産濟涉之小惠而已哉其發政出令利興害除惟恐一毫或病爾民推是心以往使病瘘者奮困者蘇呻者謠富壽安逸各得所欲而藥劑之惠特其一端爾郡之士民欲紀其事而來徵文遂摭其實并附作輿歲月而書之俾刻堅珉以垂不朽長沙湯彌昌記

惠民藥局在府治東南吳會坊側初以舊和豐樓爲局延祐五年建於此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爲蘇州牧房孺復爲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咏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爲詩酒仙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游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言志異日蘇杭苟獲郡足矣乃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

去年脱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願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為警策今刻此篇於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於後雖雅俗不類各咏一時之志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歷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郡齋旬假命宴呈座客示羣僚

公門日兩衙公假月三旬衙用決簿領旬以會親賓公多及私少勞逸常不均況為劇郡長安得筵宴頻下車已二月開筵始今晨初黔軍厨突一拂郡榻塵既備獻酧禮亦具水陸珍萍醅箬溪醑水鱠松江鱗侑食樂懸動佐歡妓席陳風流吳中客佳麗江南人歌節點隨袂舞香遺在茵清奏凝未闋酡顏氣已春衆賓勿遽起羣僚且逡巡無輕一日醉用犒九日勤微彼九日勤何以

治吾民微此一日醉何以樂吾身

郡中西園

閒園多芳草春夏香靡靡深樹足佳禽旦暮鳴不已院門閉松竹庭徑穿蘭芷愛彼池上橋獨來聊徙倚魚依藻長樂鷗見人暫起有時舟隨風盡日蓮照水誰知郡府內景物閑如此始悟喧静縁何嘗繫遠邇

北亭卧

樹緑晚陰合池凉朝氣清蓮開有佳色鶴唳無凡聲唯

此閒寂境愜我幽獨情病假十五日十日卧玆亭明朝
更呼起還復視黎旽

平江府譙樓門上梁文　　　陳克

伏以東南輿壤安堵者埀二百年表裏湖山環居者踰
十萬户當宁𦶜賢持麾出守干戈甫定年穀屢登增修
城郭之雄浸復閭閻之舊惟譙閣之宏模尤會都之仰
止非加偉壯曷表寅恭爰因衆志之樂為遂建雄居而
望幸層臺霞映曉角風傳從容卧治之餘際會樂成之

日篇章閒發森畫戟以凝香僚佐交歡據胡床而嘯月
共慶中興之盛行躋極治之風敢奏歌謠以伸善頌
抛梁東十萬人家烟瓦中海色澄波春淡蕩日華披霧
曉曈曨
抛梁西閭里斜陽一望迷月窟會瞻星緯動玉關新報
燧烟低
抛梁南春入滄浪水漲藍寒食故園猶舞蝶薰風新令
欲宜蠶

抛梁北虎寺蒼蒼呈瑞色窮儒聞道奏除書野老定知
蒙帝力
抛梁上百尺齊雲誇大壯風傳飛將定神京日望回鑾
駐天仗
抛梁下萬頃湖光連綠野聖德幽通玉燭明天河遠接
銀河瀉
伏願上梁之後皇風遠暢睿澤咸蒙穆穆嚴衷仰一人
之端拱丕丕寶歴亘萬福以延洪寵賴專城之重風移

澤國之雄野無犬吠囹圄皆空歌鹿鳴于大雅噦鸞聲于泮宮然後率勵在官之守盡同戴履之忠享榮名于有永保休寵於無窮

退思堂記

陳孟浩

蘇州府治舊名平江在長洲縣東北後徙于縣之西南今治所是也自洪武經今七十餘年來守是郡者非一人其勤民之政行事之善惜未有聞焉宣德五年天子命舉在部賢臣為天下郡守禮部郎中況侯其一也侯

以能聲薦拜蘇州太守奉璽書來牧于茲委以重寄莅
政之始視官事如家事且急於修舉廢墜郡有太伯伍
相城隍廟及陽山白龍祠內外館驛惠民藥局皆敝仄
敝漏侯見而太息曰事神治人我之責也亟擇善治事
者董工盡撤而新之俱不費民力而成至於府堂蓮幕
吏舍弗具治者悉令究舊益新又與僚佐謀於府治之
後構公廨一區以為退食之所意未敢擅作乃請於朝
朝許之請於是鳩材僝工經始於庚戌之秋訖工於是

歲之冬深與親密窻戶疎達復自扁曰退思堂翰林侍書程南雲大書三字揭於兩楹之間其意以政有所未逮則退於此而致思也且屬予記之予告之曰心之官主乎思也思則智慧生而是非得失判然於胸中而無疑也故思之於人大矣哉凡天下之事未有不思而得者以周公之聖一有不得於心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況衆人乎蘇為郡領縣七當東南之都會地大物衆生齒繁夥錢穀稅糧甲於他郡素號難治故為郡於蘇

者施政事於此不能熟思而審處則未有得其平者矣
如欲平其政如之何而弗思此為政所以貴乎思也想
侯日退斯堂神氣清明坐而思之民情欲壽則思若何
而保其生民情欲富則思若何而厚其生訟獄之興弊
若蠭午則思何以決之租稅之重徵輸愆期則思何以
集之顛連無告者思有以恤之也賦役不平者思有以
均之也事有可否思與僚佐而協謀定論理有顛倒思
從公議而明辨是非其某也廉介有守思舉其善而揚之

於衆其也奸諛挾詐思聲其罪而懲之於衆孰為可用而思進之孰為可疑而思退之在巳之有過則將速改其過折獄之不正則必審克其情動靜云為不離乎道舉措施設必恊乎中事事於此退而思之審而施之庶幾政平訟理則鮮有過舉而無忝厥職矣嗟夫侯朝斯夕斯兢兢業業上竭忠於國以圖補報下施澤於民以盡撫安他日報政於朝書最上考託以大任鋪張鴻猷黼黻治化則光輝斯堂不其偉哉吾故不辭而特書之

俾刻諸石俟後之來繼守於是者誦斯文為政皆以俟之心為心則斯堂之光豈有窮乎

退思堂在府堂後正統間郡守況鍾建今府治在織里橋東元初為江淮財賦提舉司後改都水營田使司復為平江路總管府國朝吳元年就建府治洪武二年有旨加闢知府何質陳寧相繼成之

來鶴樓記　　魏驥

令工部尚書廬陵周公為左侍郎時巡撫浙西諸郡按

部至姑蘇寓於宋大儒魏文靖公了翁之鶴山書院正統十一年十一月二十有一日集郡縣官僚民庶授以約束忽雙鶴自南而來翔集于庭衆環視喜愕咸相慶曰鶴乃尚書所服之制公必自此而升歟又曰鶴乃仙禽能調息引年其為公長壽之徵歟衆方議未定而郡守古婺朱公知是日乃公初度之辰遂躍然而喜曰斯鶴之來不來於曠地而來於衆目所視之庭不來於他日而來於公慶誕之辰是為公之瑞無疑斯不可以不

記乃首捐己俸爲倡率僚屬於鶴所止之地萃材鳩工

剏樓三楹既落成大書來鶴二字以顔之且因郡人翰

林檢討王君具顛末索予記予惟瑞不徒瑞必因人而

瑞公發身賢科爲翰林庶吉士蒙太宗文皇帝選拔二

十八人之列績學文淵閣才器大成遂膺擢任踐揚中

外屢有成績頃以浙西水患民食官賦皆有不足武斷

鄉曲者由之而起郡守縣令或莫能制公膺簡命廵撫

其地宣布教條民翕然從令所謂民食官賦皆不勞而

給足強梁跋扈皆不治而銷靡數郡之內人和神悅莫不感戴以為朝廷任用得人所致也昔人有孝友於其一家者其園林尚有鳥不擇子而哺不爭巢而棲之應況公之德化洽於數郡然則鶴之來庭豈偶然哉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蓋言誠之感於下也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蓋言誠之格于上也今公之巡撫東南也夙夜惓惓專以愛民澤物為心其誠之感於下者從可知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其誠之格於上者又可見焉斯

鶴之來其爲公之所感召也必矣公今位躋六卿康寧無恙福壽之來無有涯涘誠不可以不紀也且朱公之人練達有爲誠東南之賢守若公德化之成蓋亦與有力焉他日清風高節豈不可與昔人一鶴自隨者同其聲光於無窮哉公名忱字恂如朱公名勝字仲高故幷記之

來鶴樓在巡撫行臺之後正統十年知府朱勝建行臺即鶴山書院永樂宣德間爲巡撫大臣治事之所

業之籍於是乎在顧茲察院規制雖備而題名之典猶
缺乃於治事之餘考求前政得五十有七人列其姓名
而刻之石命之曰觀風題名將待從政者總而題焉以
昭垂於來世來請記予謂觀風者御史出巡之一事爾
若舉其所職豈止是哉蓋其官天子耳目之官也自成
周始建秦漢以下代因之而於其制有所崇益分三院
綜覈曹監列郡司六察斯已重矣至我朝乃合歷代之
制而一之故其官視歷代為加重入則廣天子之聰明

於內辨正邪别淑慝公是非使朝無倖位國無宄人奸宄無所投其隙而四門有穆穆之風焉出則廣天子之聰明於外究利病審枉直慎舉措使吏無廋弊民無隱情巇墨無所容其間而四方有平平之化焉是其所職若耳之職聽清濁之不淆而雅鄭有可察也若目之職視白黑之不混而妍媸有可察也茍為不然則不職矣夫四體有不職在耳目以察之耳目之可以不職乎哉彼聦有不及則聾明有不及則瞽聾瞽為其有所蔽也蔽

之由入且不可㓗可自蔽耶聰明蔽於上而事物亂於下君德將焉正國是將焉定官邪將焉儆民隱將焉達耶是故天子之於御史任之常重而御史之自任亦重其所以重者蓋歷代然矣豈惟我朝而我朝為加重於天下然矣豈惟京輔而京輔為加重誠以首善之地其近於天子譬猶在乎耳輪之内目睫之間也承乎德音而被乎德輝實有加於天下視聽所及因所當先而可後哉朝宗賢其有志於斯也必矣故於斯舉蓋將即前政

之臧否為後政之勸懲孰其稱職而可師孰其不職而
可鄙必有辨之者在然則題名之記豈惟表章風憲為
觀美於一時而已萬世之下於我朝制度尚有所考焉
巡按察院在闤德坊即元海道都漕運萬户府至正
末張士誠改為分樞密院洪武元年知府何質改置
後有池亭東為射圃軒宇靚敞特勝他廨成化三年
御史張海立題名碑武功伯徐有貞記

廉石記　吳寬

石之產於吳者奇形怪狀不可書述良工采之好事者賞之君子則藐之於此有石焉頑然數尺重而不奇蠢而不怪盡山中皆是物也良工棄之好事者藐之君子則賞之又從而貴之敬之視其物殆與曾璜秦璧等非物也人也盖當漢末吳郡陸公績仕於孫氏為鬱林太守相傳泛海歸吳舟輕恐覆取巨石為裝盖其廉如此公家婁門之內臨頓里之北石留民家至今猶存而埋没土中僅露其背過者猶能指而稱之曰此漢陸公

鬱林石也然未有表識之者今監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吳中聞而美之謂知府史侯簡曰先哲遺物固宜表識且有可以風勵乎人者在顧其石僻在東城非官吏朝夕屬目之所其為埋沒等耳吾將有以易置之侯以為然於是吳縣知縣鄺璠長洲縣丞王綸相與督役夫舁置察院之側作亭覆之而樊君為名之曰廉石石始僻而通久湮而顯觀者闃然而足跡不絕皆曰古之才御史必以揚清為事樊君此舉雖去之千四百年之

也訓之弗喻日且甚焉吾弗知之矣孟子曰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夫人若頑懦品斯下矣且知向化也觀陸氏石而弗化焉者其性猶犬馬與我弗類也或曰記所云近矯也非所以訓也錄曰過矣不愈於亡賴者乎彼畱犢縣魚雖非中庸然而令名施於後世夫矯者訾之是佐貪也予故曰善樊柱史昭茲訓也謂其可以風凡為吏者也不但蘇州爾矣嘉靖元年十二月吉

汝南馬錄百愚撰

使司莫非爲是設也我朝初不置專官然於三吳之水則惓惓焉纔遇澇溢必遣廷臣出治待其平而後已洪武永樂間皆然自宣德來始用巡撫大臣兼之郡邑各添治水貳倅丞簿猶莫能統於一成化初復設憲臣提督其官係浙臬去吳頗遠未便弘治辛亥三吳水至壬子爲甚甲寅尤甚近臣奏命工部亞卿徐公蒞吳首決吳江之壅田次濬常熟之淤港而水漸疏洩事竣還朝以謂平治水土我部司職也烏可簡忽以遺宵旰之

憂乃奏革憲臣而輪選本部屬之賢者一員專治焉初得主事貴溪姚君文灝不久以病免廷臣會議須老成練達如都水司郎副新喻傅公為稱遂陞正郎領璽書而來身任其事徧歴所轄相地宜究委源即分司之在蘇者處之其松常嘉湖等六郡以時巡之於焉開陂塘浚浦港鑿溝澮築堤防以至輿梁之備運河之通凡有益於官民者慮之無不周而行之無不敏矧疆宇之廣往返動數十百里其為工非可以尋丈計時日論也

如是勤濬三年而治功告成雖遇水溢弗爲患歲屢登
而民咸悅舉祝頌公公以分司之名實本都司分設而
得其政不敢不勉不可不爲後政鑑也用題名之石授
習記之習耄何言哉竊觀天下之水皆流動不息惟三
吳在東南最卑下書所謂土惟塗泥田惟下下故水常
滙而不流雖流亦不甚湍急所以沮而宜稼惟其宜稼
故生齒爲甚繁貢賦亦重而吾蘇又爲六郡之甚繁而
甚重者故三吳之水所當治而吾蘇尤所當先也且蘇

之境切臨太湖湖受寧國等八郡之水積霖汎濫蘇必
先當之茍欲疏洩亦不過即是境以導淪俾注之海而
後殺夫滔天之勢故蘇之水治則三吳之水無不治矣
分司之設於蘇已挈其綱領而致治之功亟成宜哉嗟
夫水得其治然後田有秋田有秋然後民生遂而貢賦
充貢賦充則用無不足國家視此猶倉庾也帑藏也茲
治既成豈惟足國之用而已上有以副聖天子委任賢
臣之盛意下有以安列郡億兆之民生忠愛並施而不

相悖矣孟子曰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行其所無事順理也治水之職本諸順天之理未有順於理而利有不興害有不除者由是而知三吳之民自今以往莫有昏墊而無訴者矣然則題名之舉詎徒表章一時治功為觀美百世之下於我朝設司任賢患患預防之意無非益乎民為有所考焉爾

望湖閣記　　浦應祥

弘治十一年冬聖天子授敕於工部郎中傅公潮總督

江南諸水道自淮抵浙凡數十郡邑公受命惟謹星馳
驛馹陸輿水楫遍觀博訪於水之為民利且患者殫心
瘁力務濬道而隄防之旨經遠計三年來民忘旱潦之
虞歲享豐穰之慶公之功偉矣而吾郡形勢考之圖經
三江五湖之所浸滙地最卑下而賦役之繁反甲天下
郡往時一經雨潦七邑告災下困上憂遂致阽危此尤
公注意之深者今而祛災釐害去壅剔淤我合郡士民感
公之功較之他郡奚啻倍蓰也公分曹隷郡第廡之後

地甚卑陋乃凌架一閣題曰望湖閣嘗登覽焉而具區陽城諸巨浸隱隱在望爰命予記於壁予辱公之知愛頗久不敢以文辭惟古先哲一有所存省於中則盤盂几杖門榻坐臥之所悉有銘志所以示不忘也公自臨涖以來憂勤惕厲不鋭始而怠終致事舉而功就若可少紓其志矣茲高揭是扁朝夕斯顧公之心何如哉誠安不忘危之盛心也挾此以往則他日之相天下推是心而有餘矣公之兄大宗伯先生德望為天下先行大

拜而公才美昔嘗在內翰玆以芳績重譽進擢復居詞
禁則兄弟草制俾韓持國故事不得專美於前此又當
代昆季莫伍之榮盛也敢於繆說之後併記之以驗祝
望之私云
水利分司在明澤橋東舊為館驛廢坊成化中設提
水利僉事始居此令專為水利官居
燕思堂記　　楊循吉
國家立鈔關一在蘇滸墅以戶部主事一員司其入

令天子龍飛之九年劉君堯章實至至則克殫厥心賢
聲茂著商旅莫不願出於其途而賦亦倍登惟是公衙
之宇不足無退食之室賓至茗於廳事弗便慨將晝之
顧視厥後有廡相直惟闢石式宜闕則室於其北牖其南
垣其外中設揖讓之位而且以為息焉節費而亟成易
規而大備既成題曰燕思之堂於是延涼納溫冬夏咸
宜圖史在座花石盈庭客之登者莫不樂之他日以其
意命予以記曰官政之修惟思乃克然非偃仰優柔之

地則思亦無寄焉自吾之來茲夙夜匪懈惟將勉其職
是圖然而南檣北柁日勾校不暇雖欲覽古今以求通
於務有弗能矣故吾之為斯堂葢以思而不以豫也敢
弗志乎且是途居津要之會鉅公魁士由四方而來者
無不得以接見吾堂日有人焉彼皆天下之賢俊吾宜
思而與之齊庶其及也夫燕居燕也燕會亦燕也一名
二義皆用吾心故謂之燕思也子其書之君名煥真定
藁城人癸丑進士蒞官清尤洽文史達於治而厚於德

識者期以遠大其為是堂廣已之道而遺後之益抑非無謂以為也遂謹受而記焉若其槩君所云皆具書事責核故不復立吾言云

户部分司即鈔關在滸墅監收船鈔主事居焉弘治中主事劉煥（一作熉）作燕思堂於内楊循吉記

乾隆御覽之寶

吳都文粹續集卷八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